阉割18-结训

Posted on [21 十二月 2018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2018/12/21/%E9%98%89%E5%89%B218-%E7%BB%93%E8%AE%AD/) by [skyskyskysky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author/skyskyskysky/)

阉割18-结训

　　结训假收假那天，我回到营队报到时，时间已经有一点晚了。

　　我最近才在这个号称史上最严厉的魔鬼特训营中结训，总算可以放好几天的连假。

　　我很满意这几周来严厉训练的成果，虽然生活是辛苦而艰困的，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这个训练，但想受完这个训期后，据说以后的日子会好过很多，所以我也只能让自己咬紧牙根撑到了结训。

　　令我欣喜的是，训练的成果让我身材肌肉线条都练出来了，于是趁着几天的假期，我安排了一次海滩的渡假村，我每天穿上三角泳裤来展现自己身材的锻练成果，也让自己的皮肤晒的黝黑；我在海滩的时间，总吸引不少辣妹的目光，也发生了好多次的艳遇，我对受完了魔鬼训练后，自己的身材的变化感到相当的自豪和满意。

　　无论如何，我心理满脑子想着，待会一回到营队上，我一定会和那些一起受训的兄弟，一同分享我在海滩渡假村里的生活过的如何快乐，炫耀和自夸自己在那几天在渡假村里发生的几次艳遇。

　　但是当我进了营门口，我向大门守卫兵报告我归营了，但我必需在营门口接受守卫兵的检查我的假单和行理，然后再让我进到营房报到。

　　今天的守卫兵和哨长的态度很奇怪，看到我后便开始询问我各式各样的细节，我去了那里？多久？为什么我回营会这么晚才到？在外头有没有和女友打炮？还有胡乱的问了我一堆不太有营养的问题。

　　虽然还没迟到，但是那个守卫兵的问题还是有些令我不耐烦。但是他的表情看来却竟是有点奇异─我只希望他真不要再刁难下去，快点放我进营区里，要不然以后真不好作朋友。

　　哨长在没有其他问题了后，就让我进了营门，我发现他的表情看来竟有些严肃。

　　「你现在可以回到你的单位了。」哨长翻完了我的行理后告诉我。

　　我这时心里还在打嘀咕，明明都已经放完结训假了，为什么门禁还要管的那么严格？

　　我这时注意到哨站里头，阿源和阿凯，我在受训期间感情最好的两个哥们。他们两个看起来表情有些严肃，竟在一旁注视着我，我看到他们了，但他们的视线竟然的转过头去，象是没看到我一样，我想他们一定是带了什么违禁品进营区，被哨长刁难了。

　　哨所对我们受训的人来说，就象是一个鬼门关，如果你可以和他们相处的好些，进出营门就不会有太多麻烦。

　　不过当我总算回到连队上并且开始整理我的行理，我计算着离等会集合的时间应该还有一些时间，我开始脱去了便装，换上了运动裤，打算先开始找这些受训期间的弟兄哈啦一下假期内的状况。

　　我这时注意到营队上的气氛很怪异，参加这个训练连队的人本来就不多，却有好几个弟兄死气沈沈的躺在床板上，却是一动也不动，我想他们是玩的太累了，才会全都躺成一片。

　　虽然连上有规定，非休息时间不能躺在床板上，但是这时有四、五个人都躺下了，我觉得情况有些怪异，所以我摇了摇一个躺在床上的弟兄，笑着问他倒底连队上发生了什么事了，为什么所有人都玩的那么累才回营。

　　「你…等一下就知道了！」他看到我之后表情有点惊吓，跳起身来，说了两句竟就走出了营舍，留下我还在怀疑这一切的状况都很不寻常。

　　这时营舍里的广播响了起来，我听到我和几个一起受训弟兄的名字，都被叫唤到医疗所前报到排队。

　　这时阿源和阿凯的名字也被叫唤了，我想刚才在进营门时他们的表情似乎有点不太对劲，或许他会知道什么情况也说不一定。

　　虽然心理疑问不断，我还是换好了运动服，置好了行理，就马上赶到医务所前，我看到在那里的医官，在指挥着我们一群人排队进医务所，要大家排好队就地座下。

　　在排队的队伍四周，还有几个全付武装的人员在戒备着，似乎在维持这边的制序。

　　我已经是第二个到达医务所前的人；我回头发现阿凯就排在我的后面第三个位置，我想和他讲话，但因为气氛实在有些不寻常，我只能回头给他一个眼神，但他却似乎没有注意到我，却很紧张的四处张望着什么。

　　在地上座了几分钟以后，我前一位的兄弟就被医务所里头的人叫唤进去了，但我倒那时不知道进医务所要作什么；我开始有点紧张，低声的问了我身后排队的弟兄，他也耸肩了。

　　只不过我才开口，我就立刻被一个在维持制序的人员踢了一脚，他要我立刻站起来，并对我吼着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；我承认了，他便要我立即在原地罚作两百下的伏地挺身。

　　我无奈的只能照作了，开始就地作了起来，还好训期间伏地挺身对我们来说不算是太难的动作，我还是花了大约三多分钟搞定，就乖乖的作下来，不敢再说什么。

　　又过了几分钟后，我看到阿源从医务所的另一个侧门走了出去，他走路的姿势动作看起来有些奇怪。我看到有一个穿着白色医师袍的医官递了他一份文件，好像交待了他一些事情，看到阿源点着头。

　　当我继续观看着这一切，心理还是满腹的疑问，因为所有的人看起来都相当的紧张，而从医务所走出来的弟兄看起来都变的很虚弱。

　　但我还是想知道医务所里面倒底在做什么。

　　这时我已经排在队伍前面第一个的人了，当我正要起身进医务所时，我听到身旁有个声音在唤着我。

　　「不要进去!快跑！」

　　我听到那声音后转过身来；我听出那是阿源的声音！

　　「不要进去！你一进去你一定会后悔，他们要…」阿源的话才说到这里，就有几个维持秩序的人员冲上前去，抓住了阿源的手腕，只见人影一晃，几个人围了一圈就制伏了阿源，阿源被压制在地上，表情很是痛苦。

　　「我说过要保持安静！这位兄弟！」那人简洁有力地说。

　　「不要进…」只见阿源这时仍想要继续叫喊，这时被一个手刀劈落，竟把他打昏了。

　　看到情如兄弟的阿源被打昏，我还本想本能的冲过去看他的状况，可是这时有一个人竟在医务所里，拉住了我的手臂，我只感觉那力量很大，不由自主的整个人就被拉进了医务所里。

　　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转头看看是谁在拉我？发现竟然是体训教官。

　　体训教官的身材相当的壮硕，不愧是特种部队的菁英，他的手臂比我的大腿还要粗些，这时我只感觉我连挣扎的时间也没有，我的人就已经站在医务所大门里头了。

　　「站到那边去！动作快！」体训教官的口气听起来有些生气。

　　「是！」看到是体训教官的命令！我只能依从了。

　　「把身上衣服脱掉！动作！」

　　我慢慢地脱下我的运动杉，我低着头看在医务所里头。还有两个穿白色医师袍的医官站在屋子里头。

　　我注意到屋里有一个大桶药水和注射器放在一个银盘上，在一旁还有一袋似乎染了血的棉花球的透明垃圾袋，和一个装了什么东西的塑胶桶子。

　　另我注意的是在屋子的中央有一张看来很奇特的椅子，座上去的时候臀部是悬空的，我直觉的联想那是为了某种手术所准备的。

　　「要作什么？」我有点恐惧的问了体训教官。

　　「疫苗注射！问那么多作什么！快脱！」

　　我脱下了自己的运动鞋和短裤，全身只剩下一条公发的白色内裤，心理还在怀疑要作什么注射？

　　「全部都给我脱掉！」体训教官命令我。

　　军中训练的是没有什么尊严和道理的，我听到了体训教官的命令后，又看到穿白袍的医官，没有反抗，只能把身上最后一件的内裤也脱去了，全放在一旁的桌子上，有点尴尬的站在几个长官的面前。

　　「立正站好！」听了命令后，我只得站的直挺挺的了。

　　这时几个人在我面前，开始对我品头论足，象是在讨论什么事情一样，但他们的表情却让我感到相当的紧张，直到他们似乎很快的有了结论。

　　「坐到那椅子上。」体训教官说道。

　　虽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坐下，而且为什么我必须裸体，我的心理还是一头雾水…但受到长官的命令，我还是听他们的话，坐上了那张奇怪的椅子。

　　那张椅子的靠背有点倾斜，座上去后我只能靠在椅背上；我的身体是由两个活动的腿凳给支撑着，我感到下体是悬空的，包括我的屁眼和懒较都凉凉的，懒较和屁眼受到风吹的感觉实在很怪，但是受制于体训教官的命令，我不敢有任何反抗。

　　这时我感觉到枕背开始往后倒下，让我整个人只能注视着天花板上的灯光和吊扇在转动着。

　　「腿张开！」体训教官又命令道。

　　这时我感到其中有个医官的手按在我的膝盖上，我的两腿被他撑开了，而我的下体似乎是被在场所有的人所注视着。

　　我被命令着只能直视着天花板，我却感觉我的双手和双脚似乎都被皮带给固定在椅子上了。

　　\_我的头脑的意识是清楚的，但是却像放空了一般。或许是因为第一次被人用这种方法绑起来；在长官的命令下，我心理完全没没有任何准备──而我也只能无助的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

　　我感觉他们拿了电剪，很快的除去了我大部份的阴毛，又有一个医官拿出了刮胡泡沬，迅速的帮我刮去了部份的阴毛。

　　「男子汉这时就要硬起来！」体训教官命令我道。

　　「是！」我小声的回答道。

体训教官这时竟伸手摸了我的龟头最敏感的部位，我脸红着，想办法让懒较争气的硬了起来。

　　「是不是男子汉？」

　　「是！」

　　「太小声！听不到！」

　　「是！」我把声音提高了很多！

　　「是不是！」体训教官这时竟对我吼道。

　　「是！」我只能用相当的音量回复体训教官。

　　回答的同时，我这时感觉医官拿起了一把解剖刀，拉起我的阴囊，很熟练的开始切开了。

　　可能是手术刀太过锋利，所以我可能几乎只感觉到刀锋的冰凉温度，然后我感到睪丸受到挤压，一下就被他的手挤出来了，先是我左边的睪丸，我感觉医官的手用力拉扯了，熟练的剪去了我的输精管，睪丸就被丢入了一那个塑胶桶里，接下来我的右的睪丸也被挤了出来。

　　我抬头看了这时所发生的事，医官把我的睪丸丢进入桶内，我可能看有至少其他十几个睪丸已经在里头了。

　　只见医官仍熟练的用针线缝起了我阴囊上的伤口，用酒精棉花擦去了我下体上的血渍，体训教官则帮忙解开了我的束缚，他们告诉我可以穿回衣服了。

　　我听了命令，勉强的站起身来，突然觉得身体有些虚弱，但我不敢问那么多，还是把衣服给穿上了。

　　「恭禧你结训了！兄弟！」当我穿回衣服时，体训教官和我握了手，拍了拍我的胸膛和肩膀。

　　我这时大概才知道接受这个魔鬼训练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，但我没再想知道什么;我当时只觉得脑筋里头像是一片空白。

　　『那我以后还是男人吗？我还能有小孩吗？』我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，不知我呆了几分钟，有一个医官轻轻的拍了我的肩膀，我的意识才回到医务所里。

　　「你那个叫阿凯的弟兄跑掉了，去把他找回来，把他带回这里，一切都没事的！」医官边说着，边递了我一个注射针筒。

　　我计算着阿凯会跑去躲起来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在营队最后面的那个角落的厕所里，我开始跑着，还好双腿间的伤口并不太痛，但因为有点距离，我还是跑到了那里。

　　「阿凯是我！」我边喘着气，边轻声叫到。

　　阿凯发现是我，打开了厕所门，示意要我进去。

　　「你也逃掉了吗？」阿凯问我。

　　「是呀！我离开了！」我没有说出全部的话。

　　「我回营前一直听说今天会对我们受训的人作些身体改造，就有点怕怕的，但是你有听说他们倒底是做什么改造吗？」他问道。

　　「我不知道！听说好像是注射一些预防针！」我对他撒了个谎。

　　「刚看到阿源那个样子我真正地很担心，所以趁他们不注意时我就跑掉了，我想得到告诉其他人才行！」

　　他这时把头探向了一旁的排气百页窗，想要观察外头的动静，我发现机会来了，我伸出手臂，用力的夹住他的脖子，他被我固定住了，他挣扎的力量很大，我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了针桶，插入了他的脖子，用手指的力量将一管药水按进了他的身体里，只见阿凯这时仍然不断的吼叫和挣扎。

　　「不需要担心，一点都不会痛！在他们切除你的睪丸之后，我们所受的这个训练才算完成。」

　　「切除…睪丸？不要…」阿凯还没讲完，整个人就昏过去了。

　　「是兄弟就要一起结训啊！」我在他耳边说到。

　　虽然这时我感到相当的疲累，我努力的背着阿凯回到了医务所里，医官马上也割掉了他的睪丸。

　　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～

　　我回想起在开训典礼时，体训教官们说的，这个训练营需要训练出冷静沈着的勇敢的『敢死队』，当时十几个受训的学员都很热血的答应了。

　　体训教官在最后告诉我们说，失去睪丸的男人，没有恐惧感，够冷静，才能作个真正好的敢死队员。